

鄭好奇者。既聞其事。且歎且驚。及自關東回。重至契虛。舍契虛已遁去。竟不知所在。鄭君常傳其事。謂之稚川記。

袁隱居

貞元中。有袁隱居者。家於湘楚間。善陰陽占訣。歌一百二十章。昔故相國李公吉甫。自尚書郎謫官東南。一日隱居來謁。公久聞其名。即延與語。公命算己之祿。仕隱居曰。公之祿。真將相也。公之壽。九十三矣。李公曰。吾之先。未嘗有及七十者。吾何敢望九十三乎。隱居曰。運算舉數。乃九十三耳。其後李公果相憲宗皇帝。節制淮南。再入相。而薨。年五十六。昔元和九年十月三日也。校其年月日。亦符九十三之數。豈非懸解之妙乎。隱居著陰陽占訣歌。李公序其首。

尹君

唐故尚書李公銑鎮北門時。有道士尹君者。隱晉山。不食粟。常餌柏葉。雖髮盡白。而容狀若童子。往往獨遊城市里。中有老父。年八十餘者。顧謂人曰。吾孩提時嘗見李翁言。李翁吾外祖也。且曰。我年七歲。已識尹君矣。迨

感於人。遂止其事。

逸史

盧子

呂生

虞鄉永樂等縣連接。其中道者。往往而遇。有呂生者。居二邑間。為童兒時。不欲聞食氣。因上山。自斲黃精。養服之。十年之後。并餌生者。俗饌並不進。自覺輕健。耐風寒。行若飄風。見文字及人語。更不忌。母令讀書。遂欲應明經。日念數卷。實非用功也。自不忘耳。後母逼令殮飯。不肯與諸妹。且夕勸解。悉不從。因於酒中置猪脂。自捧以飲之。曰。我老矣。况酒道家不禁。呂曰。某自小不知味。實進不得。乃逼於口鼻。噓吸之際。一物自口中落。長二寸餘。衆共視之。乃黃金人子也。呂生乃僵臥不起。惟言困憊。其妹以香湯洗之。結於呂衣帶中。移時方起。先是呂生年雖近六十。鬚髮漆黑。及是皓首。母始悔之。却取金人結處。如舊。已不見之矣。呂生恨惋垂泣。再拜母出門去。云往茅山。更無其蹤。

齊映

齊相公映。應進士舉。至省訪消息。歇禮部南院。遇雨。未

今七十餘年。而尹君容狀如舊。得非神仙乎。吾且老。自度能幾何。為人間人。汝方壯。當志尹君之容狀。自是及今。七十餘歲矣。而尹君曾無老色。豈非以千百歲為瞬息耶。北門從事馮翊嚴公。綬好奇者。慕尹君之得道。每旬休。即驅駕而詣焉。其後嚴公自軍為司馬。為北門帥。遂迎尹君至府庭。館於公署。終日與同席。常有異香。自肌中發。公益重之。公有女弟。學浮圖氏。嘗曰。佛氏與黃老固殊致。且怒其兄與道士遊。後一。密以薑樹致湯中。命尹君飲之。尹君既飲。驚而起曰。吾其死乎。俄吐出一物。甚堅。有異香。發其中。公命剖而視之。真麝臍也。自是尹君貌衰齒墮。其夕卒於館中。嚴公既知女弟之所為也。怒且甚。即命部將治其喪。後二日。葬尹君於汾水西。二十里。明年秋。有照聖觀道士朱太虛。因投龍至晉山。忽遇尹君在山中。太虛驚而問曰。師何為至此。耶。尹君笑曰。吾去歲在北門。有人以薑樹飲我者。我故示之以死。然則薑樹安能敗吾真耶。言訖。忽亡。所見。太虛竊異其事。及歸。具自嚴公曰。吾聞仙人不死。脫有死者。乃尸解也。不然。何變異之如是耶。將命發其墓。以驗之。然慮

食。徬徨不知所之。徐步牆下。有一老人。白衣策杖。二小奴從。揖齊公曰。日已高。公應未殮。某居處不遠。能暫往否。映愧謝。相隨至門外。老人曰。某先去。留一奴引郎君。躍上白驢。如飛。齊公乃行至西市北。入一靜坊新宅。門曲嚴潔。良久。老人復出。侍婢十餘。皆有所執。至中堂坐。華潔侈盛。良久。因鋪設於樓。酒饌豐異。逡巡人報有送錢百千者。老人曰。此是酒肆所入。某以一丸藥作一瓮酒。及晚請去。老人曰。郎君有奇表。要作宰相耶。自日上昇耶。齊公思之良久。云。宰相。老人笑曰。明年必及第。此官一定。贈帛數十疋。云。慎不得言於人。有暇。即一來。齊公拜謝。自後數往。皆有郵資。至春。果及第。同年見其車服修整。乘醉詰之。不覺盡言。偕二十餘人。期約俱詣。就謁老人。聞之甚悔。至則以廢疾託謝。不見。各奉一縑。獨召公入。責之曰。爾何乃輕泄也。比者昇仙之事。亦得。今不果矣。公哀謝。負罪出門去。旬日復來。宅已貨訖。不知所詣。

崔生

進士崔偉。嘗遊青城山。乘驢歇鞍。收放無僕使。驢走趨